

周晓枫：最好的方法就是深入你想表达的生活

大家悦读课

本报记者刘小草、杨淑君

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周晓枫，自幼与文字结缘，从此一直行走在写作这条道路上，再也没有偏离。写散文，她囊括鲁迅文学奖、人民文学奖在内的文学奖项；首次试水童话写作，第一部作品《小翅膀》便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中国好书奖；她还曾协助张艺谋寻找电影选题，担任过《山楂树之恋》《金陵十三钗》《归来》《一分钟》的文学策划。

从散文集《巨鲸歌唱》《有如候鸟》《幻兽之吻》，到童话《小翅膀》《星鱼》《你的好心看起来像个坏主意》，翻开周晓枫的作品，仿佛打开了“动物世界”的大门：从宠物鼠到流浪猫，从长臂猿到鲸鲨……她把自己的作品“它们”三部曲戏称为“海陆空”。在她看来，写作是对万事万物的好奇，而对动物的观察丰富了自己的人生体验。

她偏爱使用繁复的句式和细腻的比例。当记者问起“你觉得自己像什么动物”时，周晓枫答道：“我身上可能有孔雀的虚荣、大象的沉稳、猫咪的灵巧，我也希望能有长颈鹿的高远、鱼的安静以及变色龙的自我保护。”

离开了电影策划和文学编辑岗位，回归了写作的周晓枫感到“如释重负”，她总说“我特别怕辜负别人”，而写作只需真实地面对自己。写作里有焦虑、有乐趣、有“虚荣”，她甘之如饴，始终与文字为伴，“文字和文字碰撞，会产生美好的声音——有如最为宁静的掌声，我听得见。”

保持开放的心去了解万事万物，才会收获灵感的馈赠

草地：您的散文和童话创作都充满奇妙思想。您的创作灵感通常从哪里来？

周晓枫：很多人觉得灵感就是奇妙思想的火花突然迸发，仿佛人天生储备了火药，远处很小的火花就可以燃起熊熊大火。年少的时候，我觉得灵感是一种带有神秘物质的、储存在头脑里的东西；现在，我觉得灵感在于扎



制现场。作家周晓枫在“大家悦读课”现场。本报记者彭子洋摄

实的生活观察和知识积累。灵感从哪里来？最好的方法就是，去深入你想表达的生活。

比如我创作《星鱼》，写天上的星星掉进海里变成了鲸鲨。这种优雅而带有冷漠感的生物，跟你完全无法交流，很难产生灵感。因此我住在海洋馆，每天观察它。你会有直观的感受，发现自己仿佛置身童话世界，巨大的海洋馆变成了一个水晶球，而我变成了一个被缩小的孩子，这种颠覆性的反转，如果不亲自去体验，不会有直观感受的。或许一开始你并不知道你想要寻找的答案是什么，但只要坚持，有这份好奇和渴望，尊重生物的优雅、神秘和美，你就会收到灵感的报答。保持开放的心去了解万事万物，才会带给你写作上的灵感和启动。当你积累了充足的生活素材，你甚至不需要想象力——生活里美妙的想象是超乎你的经验的。

草地：不仅是曾住在海洋馆，您还为了写作去动物园当过志愿者。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下这段经历？

周晓枫：写《你的好心看起来像个坏主意》时，我住在长隆，每天跟随背着药箱的兽医奔波。这段经历特别有意思，我现在还想去，根本不会疲倦。

有一次，因为园里的马生病发烧，兽医去做输液准备，把我自己留在了马棚。马棚高大空旷，人站在中间，两

边全是比你高大很多的生物，会感到一种特别的“恐怖”，根本不敢靠前。我一直以为骏马飘逸，然而它们的牙齿很大、牙龈很红，就连喷气的声音都让我战栗。这种感觉很微妙，你觉得见到一定会害怕的动物，反倒给你惊喜。比如盯着一只白虎的眼睛，刚开始会很恐惧，但渐渐地有种虚幻的美会把您征服。只有你去亲身面对、切实体验的时候，才能发现与常规想象极不一样的地方。

草地：为什么需要这样沉浸式的体验？

周晓枫：你和写作对象之间的关系是由远及近的，因为写作要最大限度地靠近写作对象，最后就变成一种“附体能力”：当你“成为”的时候，描写出来的状态才是对的。写《星鱼》的时候，我坐了4个半小时运输扇贝的船，到一处海岛住了一个礼拜。我也不知道能干什么，就漫无目的地走，不去强制性地去发掘。只有亲自走一圈，哪怕我只有点感觉，也能获得一些灵感；如果没有感觉，我也放心了，觉得没错过什么。我还是喜欢用比较笨的办法，去落实写作的每一个细节。

好的童话是“缓释胶囊”，经得起时间考验

草地：《星鱼》里既有童话幻想、生

命教育，又有对海洋环境的思考，承载了复杂的内涵。您在写作的时候有没有担心过，小读者可能并不容易接受它？

周晓枫：这可能跟我常年写散文，近几年才转向儿童文学有关。我原先很排斥儿童文学，认为其中充满了简化的智慧和逻辑。后来我的观念发生了转变。我觉得好的童话经得起时间的稀释，依然能够保持并释放它的能量。它像一颗缓释胶囊：年少的时候读，以为它是一种解释、一种方向；在成长之后再读，就发现它有丰富解读的可能性。只是因为当时“味蕾”有限，尝不到那么多味道。

我希望我的童话作品，即便作为家长和成年人去看，依然是有效的、有意思的、有意义的。我很反感成年人说叠字，故作“儿童腔”。当你故作矮小、故作谦卑的时候，就不再自然，因此你也没办法告诉孩子，自然的是最美好的。这样的态度里包含了一种傲慢。在你的童年、青年时代，走向成长，走向未来是必然的；但等你到了青年、中年，能否走回你的童年？这可未必。成长中的每一步加固给你的知识和“自信”，可能都是返回“天真”时的障碍。我理想中好的童话，不是教给你一种口号，而是和你一起面对生活的丰富和复杂，提出自己可能的、想象的答案，并且愿意在其中倾听他人的理解。

草地：您心中有没有接近理想的儿童文学作品？它应该具备哪些特质？

周晓枫：还是安徒生的童话。好的童话在很短的篇幅里，可以经得起反复的误读、理解、回味和共鸣。它可以在一点上击中你，也可以向各个方面渗透你，更可以在你根本不知情的状况下秘密地影响你，这都是特别动人的力量。

草地：从写散文到写童话，这个转变有什么契机？

周晓枫：我当过一届中国儿童文学奖项的评委，发现儿童文学中有特别好的作品，本性天真。也有一些作品仿佛拿面团堵着嗓子眼，我特别反感。我当时说了一句话，儿童文学我也能写。后来正好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出版儿童文学专号，让我兑现承诺，就有了《小翅膀》，完全是一个意外之举。

我小时候怕黑，我想那么多孩子都怕黑，就写一本书献给怕黑的和曾经怕黑的童年。我写了一个很善良的小精灵，专门给孩子送噩梦。他知道自己不受欢迎，好像一切都是他的错。可小翅膀没有办法，这是他必须完成的工作。他怎么办？如何面对自己的意愿相违背的处境？我认为这不单是孩子的困境。这个问题不会因童年结束就解决了，它可能要延续你的一生。人生中最重要的那些问题，在童年时就已经提出了。

这本书写得很顺利，也很意外得到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，我收到很多正向反馈，因此才有动力继续写下去。

草地：从《小翅膀》开始，您似乎打开了跟小读者交流的通道。

周晓枫：我印象很深，有位妈妈告诉我，她的孩子读完《小翅膀》，一晚上没怎么睡觉，特别想像小翅膀一样保护别人。我很感动，这对我是非常大的激励。

每个人都曾经是孩子，只要你没有忘记在儿童时期的那种热情、迷惑、好奇、甚至是那种喜欢捣乱的淘气，你不需要额外地去表演得像个孩子。真实地呈现你曾经是个孩子，面对这个世界的内心，这才是跟孩子真正有意义的交流。我曾经说过，如果把天真坚持一生而没有被摧毁，其实就是人生的童话。我很感激小读者，是孩子交往，让我重新去学习并保持了世界强烈的兴趣。

一个真正对自己有点要求的写作者，很难一直自我满意

草地：您的散文几乎拿遍了大大小小的散文奖项，有人认为您的写作开拓了散文的边界。写散文20多年，您对于这一文体的认识有没有变化？

周晓枫：我觉得散文是一个特别辽阔的文体。从小到大学，我一直在写散文，从来没有厌倦过。散文的边界太大了，我根本就没有触及，但我自己对散文的理解在逐渐打开。

有人觉得我的散文像小说，后来我发现可能更靠近电影。电影的画面

感、叙述悬念，甚至是有意的偏差性设计，都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。在散文里增加一些正在进行时的动荡感，突然颠覆的意外感，让散文本身具有更多的可能性，这让我觉得特别美妙。我没有开疆拓土，我只是从自己的小院子往前走了几步，看看其他地方的风景。

草地：您的散文创作和童话创作，是怎样互相影响的？

周晓枫：散文写作是尽力挖掘自己，更勇敢、更真实地呈现自己，说真话。这种对真实感的需要，让我在写童话时也不太愿意写自己不信赖的内容。我不愿意告诉孩子一个永远晴天的世界——这并不是保护，其中饱含危机。当你把事实告诉他，说这个世界有晴天有雨天，他就有了欣赏雨景的闲情，有了淘气淋雨的自由，也有了生产或购买伞具去自我保护的时间。我特别愿意把散文的真实尽可能带进童话里。我想告诉孩子，生活有喜悦有悲伤，有得意有挫折，努力未必一定能得到成功，可能只是增加了成功的几率，但你因此试探了自己的可能性。

而童话需要情节的推动、人物的合理性，需要场景感，这有助于散文的肌理发生变化，有血肉，有呼吸，质感上更鲜活。二者是相互帮助的，虽然每次转化的时候我还有变频道的吃力感。但后来我意识到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左右腿的支撑力可能不一样，双眼也许有一边视力好一点，另一边视力弱一点，我接受这种不平衡。

草地：您会刻意去写作设置难度和挑战吗？

周晓枫：我觉得一个真正对自己有点要求的写作者，很难一直自我满意。自我满意的作家有时是有涉笔成趣的才华，有时是因为过分的自恋丧失了判断力。那种关起门来的自以为是为，对一个作家的未来是非常大的侵蚀、威胁和可能的摧毁。这个时候你要不断地进行选择，不断地自我审视，甚至自我批判。

(参与采写：王普、谢晗、孙晋)

给自己理发

云德

有一套理发工具相伴自己40年，留下不少难忘的故事。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正是改革开放初期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，不断冲击着人们的固有认知。读大学时，我被安排到留学生楼住了两年，在与外国同学朝夕相处的交往中，直接感受到了来自外部世界的全新生活方式。比如说喝冷水、泡酒吧、重自我、少禁忌等等，对于刚刚从封闭状态走出来的中国学生而言，完全都是闻所未闻的新感觉。

像给自己理发，同样是个新鲜事。那时节，国内人力成本很低，理发估计不超过五角钱。但洋学生不懂，国外昂贵人工决定了不上十个美金难以理发，按当时的外汇比率超出国内价格150倍之多，所以即使经济上较为富裕的留学生，也不会轻易去外面的理发店理发。

为了节省与方便的目的，留学生们分摊购买了一套理发工具。鉴于本人曾有过代课给学生理发的经历，在后来相互服务的过程中，经常成为颇受大家欢迎的义务理发员，并以此交下了不少外国朋友。待这批两年的留学生结业回国时，自己也到了毕业年份。分别时刻，来自东京的同屋涩谷登一郎同学受全体留学生委托，郑重地把这套陪伴大家两年的理发工具赠我留念，本人的回礼是每人一个签名的笔记本。为严守外事纪律，能否接受外国同学的礼物，当年曾专门报告并得到学校外办的正式批准。因而，也就赋予了这套带有历史印痕的平凡用具特别的纪念意义。

最没想到的是，它的意义与价值还得以不断延伸，在后来生活的关键时刻继续发挥着作用。

作用最初的发挥是在毕业分配进机关的头些年。应当说，许多在“文革”中解散而后又重组的机关，其人员构成都比较复杂，新来的大学生妥妥地处于鄙视链的末端。从牛棚归来的老干部急于高扬功德，地位突显；新上任的领导急于建功立业，异常活跃；刚从监督

“走资派”改造的角色回归本职的老大哥们，一时还放不下既有架子；物质供应短缺年代，机关办社会，后勤人员职权兼备。因而，新来的业务干部总是被呼来唤去。单身的年轻学生住半地下的四合一间的集体宿舍，食堂晚餐供应仅有中午剩饭拼成的大杂烩，如果你想提点改善建议，马上就有“难侍候”“爱咋咋的”的答复予以怼回。单位设有理发室，衣着时尚的女理发员好像很有派头，见到一般办事员脸上总是挂着一层寒霜。去早了，她会说没看见刚上班，能不能让人喘口气？去晚了，会说你们还让不让我吃饭？一来二去，大家视理发为畏途。

受恐惧心理驱使，有一天突发奇想，若能给自个儿理个发，不就可以躲开冷脸和训斥了吗？于是雷厉风行，想到即干。下班后，趁单位澡堂无人之际，拿上理发工具，对着洗手池上方的镜子，尝试着给自己理发。尽管开始很别扭，也很笨拙，但还是慢慢找到了某些诀窍。先用剪刀把四周的长发剪短，再用牙剪一点点地打薄，梳掉碎发后，以手的触摸感觉为标准判断薄厚与否，继而又用牙剪逐步找齐。第一回效果不佳，参差不齐，如狗啃一般，后来则熟能生巧，像模像样。好在上世纪后期大家普遍留长发分头，即使有些参差不齐也没谁看得出来。

后来，这套工具随我在徽州山区的一个师范专科学校下乡支教，为缓解进城理发的麻烦，也为联络师生感情、服务同事立下过汗马功劳。只可惜，在春夏之交的梅雨季节理发推子染上了锈迹。等支教任务结束后，大街小巷的理发店早已遍布京城，自己的理发工具至此马放南山，差不多有20年再没派上用场。

再次被重新启用的契机，源自第三代的降临。刚满月的外孙整天手舞足蹈动作不停，头发细茸且稀疏，“满月头”不便交付感觉不那么卫生的理发店处理，于是自然想到了闲置已久的理发工具。岂料，推子寻出后根本不敢使用，担心锋利已失会夹着孩子头皮，只好借去商店买了一把配套限位卡梳的电动理发器。一

边以响动玩具吸引小家伙注意力，一边悄悄为之剃了个滑稽和尚头，剃下的一撮小黄毛后来还缝制成一支红辣椒留作纪念。至此，理发工具升级了一次新的组合。

最出人意料的是，这个为完成临时任务而形成的新组合，却在近年新冠疫情防控中一再扮演重要角色。

近几年，京城受疫情影响，一度数次暂停了某些高风险地带公共场所的服务。眼看着头发渐长无处可理，许多人长发飘飘无可奈何，鄙人当年独创的自理模式再度得以启动。唯与当初有所不同的是，岁月的风尘染白了青丝。

为稍微改变白发带来的明显苍老感，近些年受同事鼓动，发型早从偏分变为平头，靠牙剪找平的自理手段，已完全不能适应现实需要。

为临时救急购置的电动理发器，这时突然有了用武之地。一开始想的做的都很简单，以固定好的尺寸前后左右顺势推下，头发倒是短了且也算整齐，但长短一律完全没有造型，如同剃光后头发刚刚冒出一股，自觉有碍观瞻，出门时只好以太阳帽掩饰。

后来从失败中吸取教训，经过一番认真推敲琢磨，把电动推子上的卡位尺设为三种不同尺寸，头顶部稍长，沿头顶四周尺寸依次缩短，实际线周边直接用推子齐边，请家人目测判断头发长短交界处是否过渡自然，然后再反复进行细部的调整与修剪。尽管依然难以精准控制发型，但赖于卡位梳安全标准的定位功能，倒也能够比较顺利地给自己理个平头的既定目标。其以假乱真的程度，有时连专业的理发师都啧啧称赞。于是乎，蓬头垢面、无处理发的窘态立马解除。

窃以为，人类不断自我修饰的目的，为的是生命的庄严。面对头发由长变短、由乱而顺的过程，自我服务的成功总能伴随着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与愉悦。伴着电动理发器的啾啾蜂鸣，有时不免随之联想，物理与心理的世界相融相生，头皮上的毛发需要不时修剪，倘若精神上荒毛滋长，不是我更应该不间断地进行深刻反省、自我修剪呢？

矮小的母亲

李光泽

母亲从小就毁了娘，十八岁时，为了吃上一口饱饭，翻过几座大山，嫁到我们村里，用知道家人的本分升起旺旺的一柱炊烟。

母亲话少，但脚下生风，手里出活。打鸡喂狗，伺候猪羊，缝新补烂，烧火捣炭，春播秋收，滚碾子推磨，繁杂琐碎的家活活被她打点得有条不紊，汤清水利。母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，但凡有一点空闲时间，就会用五色线纳鞋垫，纳好的鞋垫，大的小的，红的绿的，薄的厚的，一摞一摞存放在一只木箱子里。这些鞋垫也许没什么大用，却是母亲的爱好，也是母亲勤快的证明。

母亲从未出过远门，一年四季围着家园转圈，顶多到十里外的小镇上赶一回集，顺便买点零货而已。那年腊月，母亲到城里来为妻子坐月子，那是母亲第一次出远门。我到长途汽车站去接站，望着数九寒天中风尘仆仆的母亲，我的心酸酸的，竟说不出话来。到家后，妻特意做了一点好吃的，为母亲接风洗尘，母亲居然有些窘迫。饭后，母亲闲着无事，站在地上，呆呆的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嘴唇嗫嚅着，唯恐说错过什么话。母亲与妻相处时间不长，彼此有些生疏，妻招呼母亲上炕，母亲方取出垫膝的炕头，不声不响地搭包要论做鞋，母亲是把式，她做的鞋结实耐穿，我们弟兄几人都穿母亲做的千层底鞋长大的，只是现在都换上了亮光皮的皮鞋。母亲曾不止一次对我们说，穿皮鞋背背打，走路操心跌倒，要好好念书，走个正道。母亲一辈子的遗憾是外公不愿供书，自己一个字都不识，因此，她总希望几个儿子都能识文断字，知书达理。

妻临产那天，母亲焦急地站在医院的产房门前，虔诚地等待着小家伙出世。之后，母亲便手忙脚乱地为月子里的妻煮饭熬粥，妻则定定地望着襁褓中的女儿，一脸不知所措的自卑。我想起世上母爱之伟大，无疑在于其爱之真，爱之切，

爱之无怨无悔，不求回报。记得初二那年初端午节，我在学校食堂排队打饭，忽然发现大门外有一个人探头探脑。仔细一看，居然是我的母亲。她步行了近二十里山路来给我送粽子，正好遇到饭时。我在想，母亲把头探出来，一定是在人群中找到我，把头缩回去，一定是怕人家笑话她穿得不好，怕我在同学中抬不起头来。

老人们常说，这人啊，就是一辈一辈往下亲，相比较而言，子女对父母的疼爱总是显得有点轻。母亲曾经得过一次病，几天没有吃饭。我专门为母亲熬了一碗小米稀饭，拌了一碟胡萝卜丝，母亲却摆摆手，说不饿。我急惶惶埋怨母亲，母亲眼里含着泪水，望着我，欲言又止，欲哭还休。那眼神里面包含着感激、爱怜，还有委屈和无奈。我忽然开始恨自己，为什么性子直得像竹竿一般，说话就不会拐弯一个弯！

母亲是在苦水中泡大的，也是在苦水中变老的。母亲年轻的时候，当石匠的父亲经常出门在外耍手艺，挣点小钱，养家糊口。家里的脏活重活都是母亲一个人在干，担水淘菜，刨红薯背洋芋，三伏天下在麦地里锄土挖窝，母亲样样在行。其实，对母亲来说，这些苦根本不算苦，母亲心里苦，才是真的苦。我们兄弟四人，没有姊妹，儿子毕竟粗心，不像女儿那么细心，母亲心里有苦，自然无处诉说，只能埋在心底。事实上，二弟才是母亲的一块心病，也是母亲的一块伤疤。二弟因故离家出走的那个冬天，母亲默默地坐在沿黄公路路边，折了一根干柴棍棍，在路面上胡乱划着道道，泪珠嗒嗒嗒滴在冰冷的地上。母亲弓着腰，低着头，显得那么弱小，那么无助，那种情就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。老半天，才喃喃自语：“要走去该把钱拿上，为甚把钱放家里？不知会要饭不？能吃上不上？”多年以后，可怜的二弟居然发生意外不幸离世。村里的大娘二婶们纷纷安慰沉浸在悲痛中的母亲，要好好吃饭，好好活着。母亲端着一碗半冷不热的荤汤烙烙，一边吃

着，一边回应别人要好好活着。我看见母亲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到碗里。最后，母亲把那碗荤汤喝了个精光，把自己的眼泪也咽进了肚里。那滋味肯定又苦又涩，但不可否认，那就是生活的滋味！

故乡萧条了，人们都出去了。我连哄带骗把父母接到城里来居住。一天晚上，我陪母亲出去遛达。望着满城灯火，母亲低声说，这么多灯，明晃晃的，一晚得上多少电费啊。我知道，母亲一定在心里怪城里人太浪费。在老家，她嫌费电，只点十五瓦的电灯泡。我们偶尔回老家去，都嫌屋里太暗，她却说，又没人写字，又没人绣花，能看见就行，要那么亮干什么。

母亲租住的平房在二层，跟我家小区只隔一堵墙。一天早上，我走出家门去上班，第六感告诉我，墙外好像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。我抬起头一看，发现母亲的窗户是打开的，母亲正站在窗台目送我去上班。我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，但心里却瞬间涌起一股暖流。以后，我经常能看见墙外那双眼睛，但我从未告诉过她。不过，我脑子里忽然蹦出一个词语，叫隔墙有眼，而且那双眼睛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。

母亲本来就个子不高，如今老了，越发矮小了，但在我心里，她却是那么高大。看着手机相册里矮小的母亲，我忽然想写一首短诗，题目就叫《矮小的母亲》——

母亲习惯于坐着
或者蹲着
甚至匍匐在地
她不愿意显得比家里的任何一个人高
于是她看起来十分矮小
比父亲矮小
比儿女矮小
甚至比她的孙子们矮小
可是我一闭上眼睛
就发现母亲的屋檐一样高